

学记评注

高时良编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学记评注

高时良 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年6月

学记评注

高时良 编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06,000

1982年6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书号 7612·0506 定价 0.59 元

禮記章句卷十八

衡陽王夫之誤

學記

周禮師氏保氏隸於司徒大司樂之屬隸於宗伯皆教官也而大學之職略無
樂見故先儒疑周禮之多殘缺蓋自州鄉庠序以及大學必專有官師而今亡
矣先王以禮齊民學爲之首則樂學於禮道莫重焉故此篇與經解中庸儒行
大學戴氏彙記之以爲禮經亦猶大戴記之有勸學諸篇也此篇之義與大學
相爲表裏大學以發明其所學之道推之大衍之密自宋以來爲學者之所服
習而此篇所論親師敬業爲入學之事故或以爲末而未及其本然玩其旨趣
一皆格物致知之實功爲大學始教之切務則抑未可以爲末而忽之也此之
不講乃有淺識虛莽以談性命而詭於佛老者爲正學之大蠹固君子所深懼
也已凡十六章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諒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

學記臆解

咸陽劉光蕢古愚撰

學記

人生得于天者爲性成于己者爲學有生以後天無權而已有權故學尙焉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道者由己及人之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皆是脩道之教卽脩由己及人之路使人人由之也億兆之衆往來互通而不相悖害則天下合爲一大羣而君道立矣故學者學爲君而君者羣也羣億兆之人而爲之首學爲君者脩爲羣之路也

说 明

- 一、本书系供中国古代教育史教学及《学记》专题研究之用。
- 二、为了叙述方便，本书采取分节评注。各节根据不同内容，分为校文、注音、组句、释义、译意，排比各家见解，并结合编者个人粗浅看法，写了节评。
- 三、依初步探索，从东汉到近代，历代有关注释《学记》的不下百四十家。本书引用了一百一十家注释。为便于研究者按图索骥，于书后附录注释者生平略历和引注出处。
- 四、关于《学记》的思想源流、基本内容和成篇年代等，历代学者有所评述，观点亦不尽一致，兹并录附书后，供探讨参考。
- 五、本书引用资料，主要依据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部分依据北京和上海图书馆藏书。其中有非善本或抄误，引用时仍请查对原文。
- 六、本书吸取前人关于文字学、音韵学、经学史、古代哲学史、经济史、教育学等史的研究成果，凡属有裨于进一步探讨《学记》的，均不惮烦琐，征引力求翔实，解释力求明澈。由于内容接触面广，限于作者水平，舛误之处，幸祈高明指教。
- 七、本书初稿曾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先行印出供研究生等使用，此次作了较大的修订补充。在编写和付梓过程中，承各方支持并提了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目 次

一、《学记》全文	1
二、《学记》分节评注(校文、注音、组句、释义、译意、节评).....	5
三、《学记》研究.....	111
(一)《学记》——我国和世界第一部教育专著.....	111
(二)从《礼记》看《学记》.....	112
(三)《学记》是思孟学派的作品.....	114
(四)《学记》成篇于战国后期.....	119
(五)《学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教育思想范畴.....	125
(六)正确对待《学记》这份遗产.....	129
(七)关于《学记》的注释.....	133

附 录

一、本书引用的历代《学记》注释	
——注释者略历及引注出处简介	138
二、历代学者对《学记》的评述.....	157

一、《学记》全文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谕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

其始也。入学鼓篋，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

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

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脩乃来”，其此之谓乎！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

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此之谓乎！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古之学者，比物醜类。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参 考 版 本：

《礼记》宋岳珂刻本（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翻刻）；《礼记》宋抚州刻本（清同治九年楚北崇文书局翻刻）；《纂图互注礼记》（《四部丛刊》影印南宋楼本）；《礼记注疏》（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

二、《学记》分节评注

(校文、注音、组句、
释义、译意、节评)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注 音】

谏闻 徐邈《礼记徐氏音》：谏所穆反。

陆德明《经典释文》：谏思了反。

陈澧《礼记集说》：谏读为小。

良按：谏音小(xiǎo)。

《经典释文》：闻音问(wèn)。

【释 义】

发虑宪 发是发布，其政治含义即孟轲说的“发政施仁”^①。旧注说是起发、发动，不确切。

旧注有把虑、宪分为“思”、“法”二义的。如东汉郑玄注：“宪，法也，言发计虑，当拟度于法式也。”也有把虑、宪合为一义的。如民初王树楠引《周礼·秋官·朝士》“虑刑貶”注：“书虑为宪”；引《后汉书·邓禹传》“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注：“虑字或为宪字。”按：虑和宪可以分开解释。虑是执政者个人的施政意图，宪是国家成法。但无论虑或宪，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古时候标榜朕即国家，执政者个人的“虑”就是法律，“王法”就是国法。在这个意义上，的确“虑亦宪也”。《学记》这里的“虑”“宪”，仍不离“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其本质是“法先王”，但不是复辟奴隶制。战国时期“法先王”和“法后王”，

同行“王道”、行“霸道”一样，只不过是新兴地主阶级内部两种思想、两个策略之间的分歧，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他们要向“先王”那里吸取现成的东西，恰恰说明地主和奴隶主都是剥削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商鞅是地主阶级的激进派，《商君书》中如《农战》、《焚使》、《更法》、《算地》、《开塞》、《修权》、《徠民》、《赏刑》、《君臣》等篇都照样讲先王，赞扬尧舜汤武的伟业，其提出“法先王”的目的，或是以古为鉴，或是托古改制，“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②。《学记》的“虑”“宪”就属于托古改制的性质。

①见《孟子·梁惠王上》。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603页。

求善良 旧注有两种解释：一为“招求善良之士”，唐孔颖达、北宋周谔主其说；一为“求为善良之人”，北宋张载、清陆奎勋主其说。前者指“资于人”，后者指“求诸己”。应从前说。“善良之人”作为依靠对象，必然是于宗亲贵族圈子内“求”之。所以，在“亲亲”意义上，“求诸己”也是对的，即寄希望于“自己”的人，来巩固新建立的国家政权。

谗闻 旧注或据《说文》，或据《广韵》，大致有四种解释：郑玄训谗为小，“谗闻”便是孔疏的“少有声闻”。清姚际恒训谗为诱，“谗闻”便是“诱致闻誉”。清郭嵩焘训谗为求，“谗闻”便是“声闻足以求而致之”。清王闿运训谗为聚^①，“谗闻”便是“小小启发其声闻，以聚臣民”。按：“谗”字解“小”和“诱”都通。《广韵》二十九篠、四十五厚两收“谗”字，其“先鸟切”注：“谗”（同篠），“诱为善也，又小也”；其“苏后切”注：“谗，诮诱辞。”即

“诱致一些声誉”之意。

①王注：洩当为洩，洩之言聚也。

就贤体远 “就贤体远”连上句“求善良”，就是儒家的“近不失亲，远不失举”。目的在使“近者悦，远者来”。“就贤”指礼贤下士，旧注没有多大分歧。“体远”，或指“体远大之事”（张载），或指“体邇幽远小民之疾苦”（清方苞），或指“尚论古之人”（北宋陈祥道），都不贴切。“体”的对象必然是人，不是事；必然是远方的社会上层，不是小民；必然指今，不是论古。“体”在这里是怀柔的意思，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①。“贤人”和“远人”都是执政者争取、笼络的对象。

①见《论语·季氏》。

君子 “君子”即统治阶级成员，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如清简朝亮说的“在位中人”。孔颖达把“君”与“子”支解为两个动词，说“君谓君于上位，子谓子爱下民”，是不恰当的。按《诗·小雅·蓼萧》：“既见君子，我心笃兮！”郑笺：“远国之君朝见天子也。”《礼记·檀弓》：“君子不能为谋也。”郑注：“君子谓卿大夫。”又《韩诗外传》：“相地图居以立国，崇恩博利以怀众……学校庠序以立教，事老养功以化民……《诗》云：‘岂第君子’，此之谓也。”陈登原按语：“此君子盖指卿大夫、士之在位者。”①“君子”办学“化民”的目的，也决不是为了“爱”下民。

①陈登原：《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7页。

化民 民指自由平民，包括当时由贵族下降和从原来“工商食官”的“匠氏”改变了成份的。这种“民”是统治对象，在某种场合下又是争取对象（新兴地主阶级之间争夺城乡群众）。

平民在斗争中取得了些教育权,但只限于“明人伦”^①、“申之以孝悌之义”^②那一套。

①《孟子·滕文公上》。②《孟子·梁惠王上》。

其必由学 “其必由学乎”是指统治阶级子弟受教育,还是指平民子弟受教育?旧注也有分歧。持前一说的如明黄乾行认为“此章‘学’字断从君身上说”。持后一说的如南宋朱熹说“唯教学可以化民使成美俗”。

“其必由学”首先是对统治阶层说,要求本阶层子弟学好统治人民的本领,所谓“学为君”。统治阶级享有教育特权,特别是高深的教育,这是人剥削人社会的普遍规律。小民是没有份儿接受“至道”的。但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剧烈,庶人工商上升为自由平民,特别是商人,政治和经济地位改变了,他们的教育便相应地提到历史日程上来,所谓“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①，“谨庠序之教”^②,其目的在要化“冥顽”之民,成“王道”之俗。

①《孟子·滕文公上》。②《孟子·梁惠王上》。

【译 意】

统治者发布施政意图和国家成法,依靠宗亲贵族中善良的人辅佐治理国家,只能诱致一些声誉,但还不能使统治阶层中较多的人拥戴自己;延揽贤能的人,怀柔远方的上层人物,可以取得较多的人拥戴了,但还不能使所有自由平民顺从自己。统治者如果要平民都受到感化,遵守现行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看来只有通过教育这条渠道。

【节 评】

这一节是《学记》的总纲。它开宗明义概括了封建地主统

治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教育路线及其相互关系。

“发虑宪”揭橥的是“法先王”的政治路线。“求善良”、“就贤体远”揭橥的是以“亲亲”为主的组织路线。“化民成俗”揭橥的是“仁民”^①的教育路线。

作为思想路线，《中庸》、《大学》又是《学记》的理论基础。《中庸》中有一段话：“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发虑宪”讲的是修身，“求善良”讲的是亲亲，“就贤体远”讲的是尊贤、敬大臣、体群臣、柔远人、怀诸侯，“化民成俗”讲的是子庶民、来百工。“修身”是根本^②，“治国平天下”是目的，都借重于教育，所谓“其必由学乎”。

①据《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②《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在于教育，《学记》最后归结为“务本”。